恨也不妨尊重

動感

美國和墨西哥有幾千公里長的邊境線，每天，都有來自墨西哥的非法越境者，穿越邊境，進入美國。

爲了防堵這些偷渡者，美國政府在邊境線部署大量軍警日夜執勤，同時，美國一些民間組織也成立了巡邏隊，手持長槍、坐在凳子上等着對付非法移民。

就當很多美國人在邊境忙着阻擋偷渡者時，一個名叫胡佛的美國人卻在邊境地區豎起了藍色旗幟，爲那些「招人恨的非法移民」建了若干供水站，原來，越境者偷越邊境線進入美國國境後，呈現他們面前的是浩瀚的亞利桑那大沙漠。而一個人要想成功穿越這片沙漠，至少需要三十六升飲用水。但偷渡者們在倉皇越境時根本不會考慮到水的問題。於是，很多人因爲淡水準備不足，承受不了高溫的煎熬而渴死在沙漠裡，雖然有少數人靠吮吸仙人掌的汁液僥倖存活下來，也會因爲極度脫水，而患上腎衰竭等疾病。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至今，已經有超過三千名偷渡者渴死在這片沙漠裡。

然而危險並不能阻止越境者的腳步，爲了圓自己的「美國夢」，每天，仍有很多人走進這片死亡之域。

有一次，胡佛開車經過這片沙漠時，碰到了一對奄奄一息的母子，她們越境進入沙漠時，只帶了一瓶水，乾渴面前，這位母親讓兒子喝下了那瓶水，而自己卻永遠倒在了沙漠裡。這一幕深深震撼了胡佛，爲了不讓更多越境者渴死在偷渡的路上，胡佛在沙漠裡建起了一個水站網。從此，胡佛每天都開着裝滿水的卡車行駛在廣袤無邊的沙漠中，給每個水站的大水桶儲滿水，以備偷渡者的救命之需。與此時同，胡佛還繪製了這片沙漠的地圖，將每一個水站的位置、美國邊境檢查站的燈塔以及經常發生意外的危險地段都清楚地標註在地圖上。而這份地圖上，還標了一句很醒目的警告文字「別這麼幹，沒有水，會要了你的命！」這份地圖被散發到了墨西哥和其他中美洲國家。

胡佛的做法，引起很多美國人的批評，他們認爲沙漠裡的水站直接幫助了那些非法移民，並且是對有此企圖的外國人的一種鼓勵，更何況這些穿越邊界者中也許就夾雜着恐怖分子，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而胡佛散發地圖更是一種煽動，是對犯罪行爲的教唆和支持。

面對這些攻擊和責罵，胡佛卻很平靜，他在一家電台節目中說：「作爲一個美國人，我也恨那些偷渡者，我也希望他們能待在自己的國家。但是，恨和尊重是兩回事，偷渡者也是人，從人道上講，我有義務盡自己的力量，來尊重他們活着的權利。」

龔冰廬的《炭礦夫》

讀書會

許定銘

江蘇崇明人龔冰廬（一九〇八至一九五五）原名龔持平，是創造社後期的重要人物。他原是山東某礦坑的公職人員，一九二七年初登文壇，在《洪水》上發表了以礦工爲題材的處女小說《炭礦裡的炸彈》，之後源源不絕的寫了一系列以礦工作主題的作品，並結集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炭礦夫》和中篇小說《黎明之前》（上海創造社，一九二八）。

《炭礦夫》（上海現代書局，一九二九）含《炭礦夫》、《裁判》和《礦山祭》三個短篇，全以礦工的生活作主題，宋彬玉和張傲卉合著的《創造社十六家評傳》（重慶出版社，一九九八）中，對龔冰廬有頗高的評價，認爲他的小說是創造社「普羅小說」中優秀的傑作，說他能「集中筆力寫他比較熟悉的礦山生活和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通過這一部分人群的描寫反映了舊中國最悲慘的人生和最殘酷的階級壓迫。」（頁三九一）

作爲書名的《炭礦夫》分成三章，通過工人陳阿根一家老少三代的生與死，來反映煤礦工人與大自然及資本家的生死鬥爭，最後全體礦工隨着礦坑的爆炸埋在地底，予人無限同情！

龔冰廬和讀者們都很喜歡《炭礦夫》，我藏的這冊是一九三三年版，版權頁上有污點蓋過了版次，也不知是第幾版了？

學人何文匯

人與事

王瑩

把盞時光欲倒流

何文匯出生在一個開明、殷實的小康之家，父母給他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學習環境，爲他請來了中文家庭教師，優質的家庭學習支援，爲他日後成爲優秀的學者打下良好的基礎。

他自小就愛上了文學。十三、四歲便開始讀吳承恩的《西遊記》，立即被書中的古典詩詞所吸引，於是找來關於詩詞格律的書籍，邊看邊揣摩，嘗試着寫起詩來。待他看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便與古典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施耐庵的《水滸傳》也是他所鍾愛的。他自小博聞強記，《水滸傳》中一百零八條好漢的名字、別號，皆能倒背如流。

中國古代的初等教育是私塾，縱觀中國史料記載中的名人學者，無不擁有豐厚的家學。早期優秀的啓蒙教育，對培養學人尤爲重要。何文匯初上小學，便進了嶺南中學（小學部）。這間以嶺南文化爲主流的學校兼收並蓄了嶺南文化的特點：將本土的百越文化、南遷的中原文化、舶來的域外文化融爲一體，創立開明之風。爲何文匯將來成爲香港學界的名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學繼霸儒等游夏

來自內地的一批學者，打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通過「學海書樓」在香港大會堂舉辦的講座傳播中國文化。有一天，當時還是預科生的何文匯，路經大會堂，這裡的九樓正舉辦「學海書樓」的國學講座。「學海書樓」是由曾爲晚清翰林學士的賴際熙太史，於一九二三年創辦的。他是國學專家，辛亥革命後移居香港，曾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任教。畢生致力於弘揚中國國粹，聚書授學。「學海書樓」的國學古籍有一千九百餘種，共三萬四千六百多冊。現藏於香港中央圖書館九樓「參考圖書館」。

何文匯停了下來，被講者動聽的話語，深深地吸引住了。於是他走了進去。聽了陳湛銓教授的傳統中國文化講座。這一聽便是六個酷暑寒冬，每星期六、日風雨無阻。這位在香港弘揚了數十年中國文化的學者自稱「霸儒」。而他也確曾寫過一首《霸儒》七律，有序爲證：「余以為在今日橫流中，如出周程張朱之醇儒，實不足以興絕學。要弘吾道，都須霸儒，蓋過惡戲姦，似非天地溫厚之仁氣所能勝也。」陳湛銓的入室弟子不少，何文匯在《香港詩情》——何乃文、洪肇平、何文匯酬唱錄裡，稱何乃文、洪肇平兩位師兄爲子游、子夏。也許是上天的刻意安排，賜給他的第一位開蒙老師，便是陳湛銓。隨後的是另一位國學專家羅忼烈教授——何文匯就讀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學位時的導師。兩位恩師在香港學界鼎鼎大名，都是頗負時譽的詞學專家。何文匯師承他們傳授的學問，繼承了他們的衣鉢，發揚光大。一九九九年八月，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出版了何文匯的《詩詞四論》，奠定了他在香港古典詩詞研究領域的地位，香港詞學界後繼有人！

肯令國故墮空無

一九八八年，何文匯出任「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會長。便開始構思了「全港學界律詩創作比賽」。在香港這個商業大都市，推廣律詩創作，近乎天方夜譚。但何文匯深知推動古典詩詞創作深遠意義，藉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他的文化理念，得到了香港商務印書館的支持。一九八九年夏天，「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和香港商務印書館聯合舉行了第一屆「全港學界律詩創作比賽」。

一九九一年在區域市政局支持下，何文匯聯同香港公共圖書館總館長吳懷德一起籌劃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比賽單年賦律詩，雙年填詞。「全港詩詞創作比賽」與「全港學界律詩創作比賽」遙相呼應，相映成輝。迄今「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已經舉辦至第十八屆。每年的詩詞比賽，都要從數以百計的作品中，篩選出得獎作品，繁瑣、辛勞，其中苦況，從何文匯早生的白髮中，便知一、二，但他甘之如飴。

一九九五年，在「全港學界律詩創作比賽」、「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兩項古典詩詞比賽舉辦合共十次之際，何文匯把作者們的近二百首獲獎詩詞，結集出版《香港詩詞拔萃》。二〇〇七年，他統籌編輯出版了香港百多年來搜集到的一百九十七家詩人的佳作，名爲《香港名家近體詩選》，填補了香港詩詞文學無專集的空白。

素推正學先平仄

何文匯曾經這樣說過：「由於粵音和中古音的強烈對應關係，因此用粵音讀古典文學方面，粵音承擔了重要的使命。」正是基於這一獨特而深刻的認識，何文匯在香港推廣了「正音正讀」運動。針對香港粵語讀音水平每況愈下的情況，他先後寫成了《粵音平仄入門》（一九八七）、《粵語正音示例》（一九八九）、《粵音教學紀事》（一九九五）、《粵音正讀字彙》（一九九九）、《粵音自學提綱》（二〇〇一）、《粵讀》（二〇〇七）等書籍。

如果粵語讀音不準，就無法誦讀古詩，詩詞創作將失傳。如果僅僅在學界推廣正音正讀，就會出現學界、民間雙重標準。衆所周知，語言的藝術，是民間婦孺皆知的藝術，民間是它的土壤，粵音正讀只有植根民間，才有其生命力。儘管坊間褒貶不一，何文匯仍然我行我素，堅持不懈。他說：「既然我有機會，我就要把正音正讀推廣出去，讓它廣為人知。」

要興文業須攘袂

何文匯現在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質素保證局成員；又曾任香港學術評審局和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對香港教育界貢獻良多，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

何文匯擔任過八年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針對香港大學生的中英語文水平，他指出：「基礎的語文訓練應該是在中、小學的時候打穩的，但香港的情況特殊，上了大學還要加強基礎的語文訓練。」「拼音是語文的基礎，對讀、寫、聽、說能力幫助很大。同學憧得拼音，能方便日後自學。」

面對香港大街小巷錯別字比比皆是的現象，何文匯二〇〇六年秋天協助無線電視台製作了《最緊要正字》節目。要興香港的文章大業，就要從正字開始。標準的語言文字，對發揚民族文明尤爲重要，書寫民族文明史的工具就是語言文字。由於香港曾長期被外族管治，母語水平不如人意，作爲有民族意識的學者，何文匯在這個時候挺身而出。

獨立樓頭樹影斜

何乃文教授在《贈文匯宗兄次髯翁韻》的詩裡，對何文匯這樣稱頌道：

發揮平仄世無倫，廣韻功夫第一流。
博士主持風雅事，大聲能撼海天秋。

歲月不知不覺走過了六十一個春、夏、秋、冬，何文匯已經滿頭鶴髮。當年那個風流倜儻的才子，已成爲一個智者。香江文化薪火的傳送，「全港詩詞創作比賽」這個浩大的工程，已經進行到第十八屆了。綜觀他六十一載的生涯，書籍和學問將他塑造成優秀的學人。

一九七七年何文匯爲香港話劇團執筆，將莎士比亞的劇作《哈姆雷特》改編成以中國五代十國爲背景的話劇《王子復仇記》。該劇文句洗練、精湛，在香港開闢了改編外國戲劇「洋爲中用」之先河。何教授優美的書法，頗具古風；填詞作曲，信手拈來，由他填詞的《天涯知己》、《好春光》、《美好未來》等歌曲近年來已在內地流行。

一九八二年，香港電台邀請何文匯製作了《百載爐峰》節目，探討香港文化演變，歷史發展。電視頻道於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間，播出兩輯共二十六集。其中的一集《香港研究史》，從炮台遺址上發現的一個奧秘，提出了「香港歷史可上溯至史前」的驚人之說。香港電台二〇〇一、二〇〇二年製作了第三、四輯合共十六集。二〇〇三年還製作了英語版，也是由何文匯主持。

何文匯帶領觀衆，走遍了香港的山川河流、大街小巷。他是香港著名的掌故專家。他熱愛自己的家園。當年他遠赴英國倫敦大學求學，執教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但最後還是回到了香港。香江的夕照樹影、廣廈無垠、深海碧波、山巒餘暉吸引着他。他眷戀這片土地，爲此吟唱，寫下了不少名句，像這首次韻詩：「獨立樓頭樹影斜，歸巢百鳥足諠譁。下臨廣宇千尋海，北望群山幾縷霞。人我輸贏空自剝，乾坤消息信無差。閑情又動哦詩興，益覺能閒有八叉。」

莊子在《至樂篇》裡講：「褚小者不可以懷大。」可是彈丸之地的香港，且不說這裡的學者學貫中西，西方文化從小就耳熟能詳，就是在博古通今方面，也獲得了華夏文化的眞傳。這裡沒有內地「文化大革命」時期破四舊的文化斷裂，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何文匯教學工作的香港中文大學，是當今世界華夏文化史料保存得最完善的地方。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眞正學者，咸以傳承中國文化爲自己的使命和志向。香港成就了何文匯這樣傑出的學人，何文匯也給香港文化增添了異彩！

心的交流

言止善

現在這個世界的確和過去不一樣，千里萬里以外的人之間可以海闊天空地神侃，只有一牆之隔的鄰居卻可以老死不相往來。兩個人不見面，交談的方式可以有好多種；兩個人面對面，想要聽到發自肺腑的聲音，有時竟成了一種奢求。普通人如是，被什麼光環裹着的人體會可能更深。

記得作家余秋雨寫過一篇叫「三十年的重量」的散文，說他有一次收到一位湖北的一位初中女生來信。她在一本《優秀作文選》上看到一篇余的作文。那是他在三十年前作中學生時寫的。她爲尋覓知音的激情驅使，把他當成了一個同時代的中學生，寫信建議他們之間每個月交換一篇作文，特別是交換那種「老師不喜歡自己卻喜歡的作文」。

余秋雨很小心地回了信，他很珍惜這個難得的聆聽心聲的機會。但好事難成，由於那位女學生的父母都是中學語文老師，謎底很快被揭曉。之後，余秋雨收到的信的開頭便是「尊敬的教授……」信中的文詞除了拘謹外還有一種雕飾感，余猜測「一定是她父母幫着修改過的」。兩個人「交換作文」的計劃當然沒有實現，余秋雨終於沒有收穫期待中的友誼。

五月汶川大地震後，溫家寶總理去綿陽災區探望和慰問老百姓。當他見到了還差八天就滿百歲的陳佳珍老人時，溫家寶雙手合什向老人家提前祝壽，並俯身坐在床前貼着老人的臉大聲說，祝您健康長壽。你猜老人的反應是什麼？她握着溫總理的手說：「你要努力工作啊。」面對殷殷的囑咐，溫家寶的回答是：「聽您的話，我會努力工作的。」一個長者，一個後生，心與心的交流，溫馨而嚴肅，現場馬上引起了共鳴，人群中爆出爽朗的笑聲。幾句簡單的對話，在人們的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那爽朗的笑聲是欣喜，是讚揚，也是祈願。

如是我見

減少認識美的成本

高靖生

吃橄欖要吃到吐掉的時候才知道它是什麼味道，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信奉「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更有甚者，許多事物，「只有當失去時才知道其美好」。人們爲這種現象下的註腳是：過程，即是人生的眞正意義。

爲什麼人們總要爲自己的成長付出代價，而這些代價往往以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時光爲基底。是否有一天，我們可以不用爲自己的過錯而哭泣，因爲它已經在認識的過程中被消解了。是否有一天，我們不用在親人的墳前悲戚，因爲當他們活着的時候已經享盡了我們所給予的一切。

也許，這需要我們的認識能力像一面清澈的鏡子一樣，恍然一下就把所有的細節都照了進來。千年前有一位智者把這種沒有阻礙的智慧稱爲「大圓鏡」智。說得眞是貼切，人心如鏡，則不需要經歷太多的過程就可以體會出一件事情的眞假對錯。這種智慧不但應當具有廣度，能照見人生的事態，更應當具有穿透的深度，能照見人性的美醜。如若人人都能擁有這種智慧，則人間必將是光明遍布的王國。

可重要的是：我們將如何獲得這種智慧呢？

佛家有「止觀」，儒家要「致良知」。譬如我們都有一些常識作爲基礎：不能殺人，不能騙人等等。於是把這些基本原則貫徹到人生中所接觸到的每一件事情裡去，就會事事圓融事事無礙，這就是儒家經典《大學》裡大略提到的意思。

可是這一切方法都太過玄虛，太過複雜。與現代人所要求的精簡原則相去甚遠。我們要尋求一種當下就能操作的方式。

我在靜默中，遍觀知識，發現唯有「誠」字方能擔當如此重任。

我不想再爲它設多少必要性論證，只要看看、再看看當今誠信缺失的現狀，即可知「誠」的至關重要性。在谷歌上輸入「誠信缺失」，搜出來的結果有三十七萬二千條，輸入「騙子」結果有三千零二十萬條，無數的帖子在揭露「常見騙術」、「包裝」、「傳播」的時代，形形色色的花花綠綠大家看得夠多了，再怎麼裝飾也難掩本眞。不若坦誠相見、敞懷相談，人世間少了幾分複雜，多了一點眞純，大家可以有更多的精力來過好各自爲數不是太多的日子。

一個與災難結緣的湖

地北天南

陸地

遊了蘇州，必遊無錫。因爲蘇州與無錫太近了，因爲無錫的太湖太美了。

但從蘇州到無錫，我頗費了一番周折，因爲一路上路牌指示不明。我連連開錯路，到了傍晚六點多了，天下起大雨，車子卻開到了一條斷頭路上，好不容易倒出來，問一個在路邊支着篷子賣茶葉蛋的老漢。老漢聽說我要去無錫，而我把車開到了這裡，感到非常的莫名其妙。

於是，我學乖了，只要一遇上路口，我馬上停車問路。還好，從蘇州到無錫，整條省道兩邊都是工廠林立，中間還夾雜着民居，這對我問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終於在晚上八時到了無錫，這是一個類似於杭州的城市，街面非常繁榮，商業繁榮，飲食也與杭州相近，不像蘇州那樣給人一種甜酥酥的感覺。

第二天早晨從城區驅車去太湖景區，一路上都是寬闊的大道，兩邊是綠綠的行道和樹草坪，非常大氣。到了太湖景區，門票並不貴，一百多元錢，驅車進入後，煙波浩蕩的太湖撲面而來，那眞是絕美之極。

我說看了太湖，再看杭州的西湖，那西湖像是個水塘了。身爲杭州人，我一直對西湖情有獨鍾，但站在太湖面前，我有一種自慚形穢的感覺。太湖水很清，有小魚在淺水區嬉水。導遊說，現在是一年當中最清的時候，如果天氣再炎熱一些，可能會像去年一樣爆發藍藻。

但我沿着太湖走，絲毫不見這太湖水有問題，水是清清的，沙灘是黃黃的，讓人感覺像是到了大海邊。但太湖在生態專家眼裡的確已是一個「病人」，太湖水已呈富營養化狀態，雖然它的病態沒有顯現出來，但在某個時候，病兆會突然爆發。

在太湖景區，我整整遊了一天，有點樂不思蜀。

回到杭州半月後，媒體上大爆太湖提前爆發藍藻，無錫今夏飲水堪憂，我極爲詫異，這太湖的病兆發作了。在網上看了不少資料，突然發現這太湖幾乎成了環太湖地區工廠的污水儲存池，我爲太湖的處境悲哀起來，如此大量的污水排入太湖，即便太湖有大海一樣的容量，也無法包容如此巨量的污物。

想起此次出行，我從杭州出發，經湖州、嘉興、吳中、蘇州、無錫，幾乎是繞着太湖開了一圈，這一路上我見到的都是一排排的廠房，特別是蘇州到無錫這一帶，國道兩邊幾乎看不到田野。如此巨量的製造業盤踞在太湖周邊，而要讓這些工廠不干擾太湖，這哪裡能做到？

在當地官方網站上，我看到了「環太湖經濟圈」這個概念，他們認爲「環太湖經濟圈」將成爲與「珠三角經濟圈」、「長三角經濟圈」一樣的財富圈。而我擔心的是，一旦環太湖地區繼續擴大這樣的污染環境的製造業，太湖將永遠失去它的秀麗風采。

在無錫一論壇上，我看到市民在熱烈討論太湖裡的藍藻，以及他們今年夏天還能不能喝到乾淨的飲用水。其中有位網友在感嘆，說太湖因災難而生，也因災難而死。

這要涉及到太湖的形成。現在太湖的形成主要有兩種觀點佔主導，一是隕石衝擊坑說，認爲距今五千萬年前，一顆巨大的隕石北東側方向撞擊地面，造成相當於一千萬顆廣島原子彈爆炸的巨大衝擊，留下了二千三百多平方公里的隕石坑，即現在的太湖。另一種則是生態破壞說，認爲太湖原是一個大的海灣，因爲氣候變化引起的洪澇災害導致泥沙沉積，此外由於人類圍墾，引起河道宣泄不暢，最終形成了現在的太湖。不論是何種觀點，太湖似乎都與災難沾邊。而現在的太湖，又將面對一場來勢洶洶的生態災難，這場災難，決定着太湖的生死。

難道太湖眞的是生於災難，死於災難？是人們寧肯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在認識上而不是一開始就信任對方。即使我們具有孔丘佛陀般的智慧，於當今時勢又有何益？

我們沒法爲一個十三億人口的社會設計一套可以達到全體誠信的機制，但是在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生活經歷中，卻可以盡最大努力實踐一個「誠」的原則。我妻子在她的導師面前總是戰戰兢兢，生怕說錯了話。每次去見導師都要準備很長時間。看她太辛苦，我就跟她說：導師都七十歲的人了，什麼世面沒見過，過的橋比我們走的路還長呢，與其如此準備，不若坦坦白白，知道的就說一點，不知道的就乾脆說不懂。她將信將疑地照着我說的去試了一次，發現非常成功，原來坦白還有如許大的好處。其實人生中的事情就這樣簡單，在這個崇尚「包裝」、「傳播」的時代，形形色色的花花綠綠大家看得夠多了，再怎麼裝飾也難掩本眞。不若坦誠相見、敞懷相談，人世間少了幾分複雜，多了一點眞純，大家可以有更多的精力來過好各自爲數不是太多的日子。